

爱与死的幽灵学

意识形态批判六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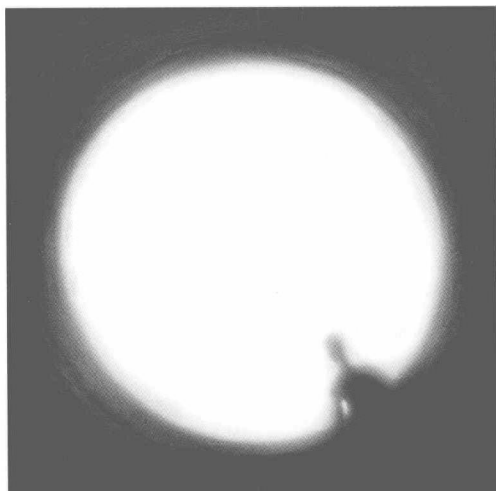


吴冠军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爱与死的幽灵学

意识形态批判六论



吴冠军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与死的幽灵学:意识形态批判六论 / 吴冠军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10

ISBN 978-7-80762-799-9

I. 爱… II. 吴… III. 哲学人类学—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5829 号

爱与死的幽灵学:意识形态批判六论

出 品 人: 周殿富

责任编辑: 武 学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巍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19-A226 邮编:100052)

发行电话: 010-6310624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13.5 字 数:36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2-799-9

定 价: 32.00 元

献给

吴子尤

一个我未曾相识、
此生已无缘相识的少年

目 录

导论 爱与死的幽灵学

——今天的意识形态及其激进批判	1
一、遭遇爱情	2
二、作为“日常现实”的意识形态矩阵	4
三、作为“肯定的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批判	8
四、遭遇死亡	13
五、两种死亡,两种快感	15
六、“最绝色的伤口”	22
七、大众文化:爱与死的“外在化”操作	24
八、“红白喜事”? No, Thanks!	30
九、“现实世界”里的幽灵性战场:爱的呼唤、死的凝视	35
十、本书结构	39

正论 1 一把插向心脏的刀

——论意识形态批判之(不)可能	44
一、古典的“高贵谎言”vs.“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政治 正确性	44
二、言说真理:哲人的根本性无能	52
三、“政治哲人”:侏儒们的化装面具(一)	59
四、“政治哲人”:侏儒们的化装面具(二)	67
五、“隐微写作”的述行伦理:公众与私淑	80

六、古典哲学的原始遗产:刺穿“真理”的心脏	92
七、苏格拉底、康德、拉康:三个离奇的同路人	101
八、后“9·11”时代的意识形态批判	116

正论2 “我就是女儿国国王”

——或,为什么意识形态批判(者)是“女性的”	122
引言 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西游记》	122
一、“我们都是症状”	127
二、“我们都是女儿国国王”	144
三、“我就是女儿国国王”	161
四、“我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谈论爱”	179

正论3 冒称的“上帝”,和,耶稣基督的爱与死

——论巴特的(保罗主义)“基督学”之激进遗产	194
一、肯定的否定	194
二、宗教与信仰	199
三、真实与符号	203
四、神圣化/神话化	209
五、堕落与崇高	213
六、信仰与信念	222
七、信徒·非信徒·非-非信徒	226

正论4 民族主义?不,谢谢!

——从(伪)“社会运动”到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	234
一、“症状”的出现,及其在意识形态下的转化	234
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构型的“民族”概念	242
三、怎样的历史记忆具有批判的正当性?	245
四、走向崇高之路:一种关于真实的伦理学	250
五、符号与真实的根本性对抗:作为意识形态批判 的激进政治	255

正论 5 “狼口”中的快乐,或,“中国的主体性”

——激进意识形态批判在当代中国	259
一、“狼口”下的现实:Please,Think!	259
二、回到“虎口”? No,Thanks!	263
三、从绝对自由到“现代性”的结构性溢出...and Back	271
四、作为“缺失”的“中国的主体性”? Yes,please!	291

正论 6 “纯真年代”,或,知识分子的色情片

——一个意识形态批判的激进实践	307
一、幻想“八十年代”	309
二、It's NOW or NEVER	315
三、有多少欲望可以满足?	322
四、“现代性批判”:“诗意”底下的“淫秽”	326
五、“无厘头想像”:“很有前途”的“我们”	333
六、“子宫式”学术写作:都是“生殖器”惹的祸	342
七、“男子汉”的“雄心”:将“FUCK”进行到底?	348
附语 今天,谁在“直言臧否”?	358

附论 1 “歪视”……从来是“歪视”

一、“博客”时代,还是“狂客”时代?	370
二、“歪视”:从“西洋伪书”到“中国盛世”	371
三、“太阳底下”无法想像的全新开端	373
四、用“中国的视野”去读“西方本身的脉络”,何如?	375
五、自我反思性的批判实践	377
附语 “两张脸”或“一个瓶”	379

附论 2 现在……“何处去?”

一、“现在我伸出手去摸她的胸……”	384
二、否定性与重新创造	388

三、激进的(不)可能	389
主要参考文献	396
致谢与版权承认	416
人名索引	418

导论

爱与死的幽灵学

——今天的意识形态及其激进批判

诗人志摩告诉我，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哲人巴特告诉我，
这是一个文本的世界，
没有情理，也从不分真善！

年少的我曾将海角天涯走遍，
放块然之躯体于风雨中洗炼。
我要找寻勇士后羿的大弓，
用它射出最自由最挚烈的一箭！

我终于走到海天的尽头，
我也终于年少不再。
胸口空荡荡的一片，
竟是一如大海涵蕴的欢快。
从转身的那一刻起，
我已确信，我与你与恋爱同在！

既然，
这个文本的世界只有懦怯；
那么，
惟有恋爱才是你我的一切！

——吴冠军，《恋爱》(1999)

这本书的主题，是爱与死。

读者可能会问：这不正是已经被说得太滥的题目吗？

正如多年前那部在全球极为卖座的小成本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之题目所隐在揭示的，“爱”与“死”正是今天大众文化的核心主题：君不见几乎任何一个在今天极受欢迎、辐射巨大的文化产品——从《泰坦尼克号》(*Titanic*)到《大话西游》、从金庸、琼瑶到蔡智恒(痞子蔡)，皆围绕着这两个主题进行运作？

2

这本书以它们为主题，恰恰正是因为它们已被说得太滥，正是因为它们是今天意识形态的霸权性核心。

一、遭遇爱情

“爱”这个词，在日常现实中每天被使用的频率，在统计学上是一个不可能。然而，尽管这个符号无所不在、“泛滥成灾”，但仔细想想，我们是否真的是那样“经常地”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它？就让我们一起来试想一下。

在真正遭遇到爱之前，一个人过着他/她的“日常”生活，可能也有一些异性关系，诸如男朋友或女朋友、老公或老婆、或“gay partner”(同性伴侣)，甚至在今天的意识形态氛围下，“运气”好的话，或许还有一些“艳遇”、“一夜情”……然而一天，他/她陷入爱河(fall in love)，这种“日常”生活便被打破。之前用于处理那每天周而复始的“日常”事务上的精力，一下子被全部吸入进了一个神秘之域，伴随着种种心跳、悸动、不安、魂梦相思、神不守舍……换言之，这

样的时刻,遭遇爱的他/她,没有心神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整个人陷入进爱的旋涡之中……尽管很多时候他/她自己在这种深渊般的状态,什么也都说不上来、形容不出、“无可名状”,但唯一明确的是,他/她处在了“日常”生活的一个根本性的例外状态之中。

爱,便正是这样一个例外状态、一个溢出性的“非常”状态、一个永远的紧急状态(a constant state of emergency)。爱,打断了原先的“正常生活”之连贯运转:它剧烈地扰乱了既定的工作程序(“日常”事务)、刺破了既有的生活部署(“现实”常规)。在爱中的人,不再有原先每日生活中的那种“合理”的程序化的“平衡”,而是瞬间处身于狂潮般涌来的暴风骤雨之中、处于那“日常”状态的一个深渊性的缺口(abysal gap)之中——这个缺口,即标示了原先那周而复始的每日生活的一个根本性缺失(fundamental lack)。

因此,一个人很难始终像这样地进行生活,即永远生活在一个紧急状态中。爱如“潮水”,冲翻了“日常”秩序的既有部署;爱似“旋涡”,卷断了“合理”生活的平衡节奏。因此,那溢出性的爱,也恰恰成为了所谓的“正常状态”的一个根本性威胁;是所谓,“情深不寿”。在爱中,一个人往往能做出“不可能”之事,无畏地刺入主流意识形态所明令禁止的领域;在爱中,一个人会成为彻底“不合理”的(“不理性”的),会同今天那范式性-弥散性的“合理-经济人”(rational-economic man)完全相反,决然地放弃金钱与权力,乃至“不合理”到能够放弃一己之生命。在普遍犬儒化的今天,爱,却可以使一个人为之“dying for”,为之而死。

爱,根本性地,便是和死连接在一起。那是因为,死即是最终的例外、再也回不去“常态”的例外——终结(the END)。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中,总是“My heart will go on”,“Life will go on”——“我心”会一直依旧下去,(日常)生活会一直继续下去:那是因为,未“继续下去”、“依旧下去”者,便是那些已死的,例如《泰坦尼克号》中的 Jack;而“活”着的,则总是继续“正常地”生活下去,如 Rose,重新回到现实的生活“常态”中,惟那段爱与死(遭遇 Jack 的爱、目睹 Jack 的死),则是她一生中的一个溢出性例外,即,一个深渊性缺

口,一个永远的缺失。

真正地遭遇到爱?问君,有过几回?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

二、作为“日常现实”的意识形态矩阵

意识形态,用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话说,便是“人们与他们的世界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或者是这一无意识的关系的一个反射性形态”。〔2〕这一层“关系”(及其“反射”)的媒介,便是那人们与其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语言:语言通过符号化(symbolization)的方式,使各种前语言的存在,变成为了一个“秩序”,一个人类可以理解、并居身其中的“世界”;没有语言,各种“实体”会继续存在着,但我们却不再有一个“世界”。因此,被我们所体验为“日常现实”(everyday reality)的,永远是一个以语言为媒介而形成的意识形态符号秩序。通过那符号化的系统性工程,意识形态霸权性地规定了“正常”状态,即创立了一整套符号性的坐标(symbolic coordinates),由此规制了我们“现实”的边界及其内部的等级结构(社会“秩序”、知识“秩序”、道德价值“秩序”、审美品位“秩序”……)。

我们看到,仅就规制“社会秩序”而言,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系统(“人们与他们的世界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就有着各种霸权性的符号性轴心、以及相应的一套意识形态区划:从“权力”上的(“古典”的)“国王”/“臣民”、到“金钱”上的(“现代”的)“老板”/“工人”,以及,“年龄”上的“前辈”/“后辈”、“性别”

〔1〕 参见元好问:《迈陂塘》;汤显祖:《牡丹亭》卷首题词。

〔2〕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Verso, 2005, p. 252.

上的“男人”/“女人”、“族性”上的“满人”/“汉人”、“地域”上的“上海人”/“外地人”，“精神”上的“常人”/“疯子”、“脑力”上的“天才”/“弱智”，等等。此外还有，（和知识“秩序”相关的）“文凭”上的“大学生”/“技校生”、（和道德价值“秩序”相关的）“礼仪”上的“君子”/“色鬼”、（和审美品位“秩序”相关的）“情商”上的“雅士”/“粗人”……符号万千，不及尽数。语言的这种“对象化”的操作，通过那一条既有的、并始终在变化滑动中的符号链条（signifying chain），将前语言的事物（Thing）符号化为某一具体对象（object），赋予各种（符号性的）“属性”、乃至“本质”，从而归入秩序内部的某一角落，“万物”有类，“秩序”井然，“名正”而言顺。

然而，正是这一“名正言顺”的操作，却恰恰包含着最为残忍的原始的暴力（primordial violence）——“符号化你没商量”的赤裸裸暴力：那所有“名不正言不顺”的，便统统丧失在“现实秩序”中的“正当”地位。〔1〕毛泽东的革命气魄可谓大矣——“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2〕然而，那些在“万类”中没有“名”或“名不顺”的存在，又如何去“竞自由”，而只能仍继续在“苍茫大地”中被“主沉浮”。在精神分析上，这一充满原始暴力的语言的符号化操作，便被称之为“阉割”（castration）；拉康（Jacques Lacan）甚至将“符号化”的这一暴力视为“谋杀”：“符号首先作为事物的谋杀者而显示自己。”〔3〕

故此，我们身处身其内的“现实世界”，是一个经语言编码后（阉割后）的意识形态符号秩序。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巨大的“生

〔1〕 对于语言之“对象化”操作的进一步的分析，请参见本书“正论1”第五节。

〔2〕 参见毛泽东：《沁园春·长沙》（1925）。

〔3〕 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Routledge, 1977, p. 104.

成性矩阵”(generative matrix),一如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言,“规制着可见与不可见、可想像与不可想像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的各种变化”。〔1〕那前意识形态(pre-ideological)的、未经任何编码与扭曲的**真实**(the Real),即是语言符号化之前的事物的存在性状态。对于总是已经居住在一个符号性预先建构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而言,真实便成为一个纯粹的“不可能”——它无法到达、无法穿透,因而无法去直接感受和体认。在这个意义上,那所有在语言的“符号链条”之外的、在“万类”中无“名”的溢出性-深渊性的存在,并非真的不“存在”(只是符号性地不“存在”),而是存于-外在(ex-sist),即存在于我们所体验为“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符号秩序之外,存在于前语言的真实之中。

真实,便是我们变成“说话的存在”(speaking beings)后所丧失的一切东西,一个“思想之光”无法照明的黑暗中心(因为思想总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一个没有任何符号性坐标/意识形态区划(如“万类”之“沉浮”)的存在性状态。事物的真实状态之所以一片黑暗而无法被照亮,便正是因为它被那符号性的意识形态矩阵所覆盖;尽管这一覆盖工程永远达不到“完满”,即,语言对真实的符号性编码,永远无法达到总体化,“现实”中永远会有各种深渊性的缺口、裂缝,或者说,缺失(如那不在“万类”之中的一切)。〔2〕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刺入“现实”的无法用语言进行描述的神秘之物、或被一概符号化为“幽灵鬼怪”的恐怖之物,便都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符号秩序内部的各种深渊性裂口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上的“症状”(symptom),就正是

〔1〕 Slavoj Žižek, “The Spectre of Ideology”, in Žižek (ed.), *Mapping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94, p. 1.

〔2〕 同作为意识形态符号秩序的“现实世界”正相反,“真实中没有缺席”,“真实是绝无裂缝的”。请参见 Lacan,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Sylvana Tomasell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13, p. 97.

肇因于各类真实的刺入——即，肇因于“被压制的真理的返回”（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truth）：在前语言的、无可“名”状（不在“现实世界”之内）的真实/真理之刺入下，“病人”丧失了他/她“正常”的“现实感”（“失心疯”、“被鬼缠身”、“为爱疯魔”……）。〔1〕

借电影《Matrix》（直接译名为《矩阵》，港台和大陆地区多译为《黑客帝国》或《22世纪杀人网络》）三部曲中的隐喻来说，“现实世界”便是一个不断自我总体化与完善化的巨大“矩阵”；而那前语言的**真实/真理**，则是一个黑暗的“荒漠”，是所有生活在语言之中被“阉割”后了的、作为“说话的存在”的人们，所无法“看到”的原始性状态、所无法“抵达”的深渊性地点。换言之，若没有作为“生成性矩阵”的意识形态的符号性编码，“现实世界”根本无法生成与再生产自身。故而，“现实”之实质便是意识形态的**扭曲**（ideological distortion），即对于前语言的**真实/真理**所作的符号性扭曲。这个扭曲是无法缩减的（irreducible），它使得“现实”永远具有符号秩序的（大）他者性（Otherness）。正是因为“现实世界”的非真实性，意识形态便永远是马克思（Karl Marx）所说的“错误的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该成为何物的种种错误意识。”〔2〕

与此同时，那永无法抵达的**真实/真理**，却恰恰正是意识形态之符号化工程所根本性倚赖的**缺席核心**（absent centre）：没有事物的（前语言的）**真实源头**，哪来（经语言编码后的）意识形态之扭曲？只是，对于我们这些“说话的存在”来说，这个物质性的核心源头永远是被遮盖的（被符号所遮盖）、缺席的、深

〔1〕 请参见本书“正论5”第四节中对余华小说《一九八六年》中的“母亲”所作的一个具体的精神分析。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页15。

渊性的；当我们看到现实真正之所是的那个时刻，这个符号性构造起来的、伪物质性的“世界”，便将如齐泽克所说——消解为无（nothingness）。〔1〕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种令人“踏实”与“安全”的“现实感”，也将在直接遭遇那全然黑暗、陌生恐怖的真实/真理下，而彻底分崩离析。因此，我们所生活其中的“现实”，永远—已经（always—already）是一个“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而今天那由计算机编码所生成的直接自我标明的“虚拟现实”，其实只是将这一根本性的存在性状况——即人们永远“存在”于经语言编码后的“现实”（意识形态符号秩序）之中——推到了表层。

正如电影《Matrix》中那生产、支撑、维护着一整个巨大“矩阵”（人们所生活其中的那虚拟的“现实”）的电脑程序一样，意识形态的功能，便正是通过提供一个不断致力于抹除自身对真实/真理之“扭曲”的诸种痕迹的总体性矩阵，来阻止我们看到那完全陌生的、黑暗的社会现实真正之所是，阻止我们看到符号（符号的秩序）与真实（真实的状态）之间的根本性的对抗（fundamental antagonism），阻止我们看到“现实世界”的构成性的缺失（constitutive lack）——即那永无法抵达但又恰恰是“现实”之缺席核心的真实/真理。简言之，意识形态便旨在通过“进一步符号化”的方式，抹平各种溢出性的例外、遮盖自身内部千疮百孔的深渊性缺口，从而使“日常现实”始终被体验为连贯、稳定、和谐——一个美好的“盛世”。

三、作为“肯定的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批判

正因此，意识形态批判（critique of ideology）的实践，便是一种揭破总体性的“社会现实”之不可能性的激进行动，一个我称之

〔1〕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89, p. 28, p. 49.

为“肯定的否定性”(positive negativity)的对抗性实践。〔1〕而对于意识形态的现实秩序而言,这样的批判实践,便成为了它内部的一根“喉中之刺”(a bone in the throat)。这个“现实世界”的巨型矩阵,惟有在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之刺入下,其意识形态的统治网络才可能被松动,而暴露出它内部各种被遮盖的创口。在存在论〔2〕的层面上,这些创口即产生自意识形态对前语言真实/真理的那一整套符号化工程之中,因为在根本上,这一工程注定是一个失败。真实是符号性矩阵所永不能触及的黑暗底层,但若没有这个底层(缺席核心),我们身处身其内的这一整个符号化编码的“现实世界”,也就会因丧失其物质性的硬核

〔1〕 更具体的学理性分析与论证,请参见本书“正论1”、“正论2”与“正论5”。

〔2〕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虽在学理上同样是对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继承,拉康主义-齐泽克主义意义上的“ontology”(存在论),同德里达主义意义上的“ontology”,几乎是全然相对的。这也正是拉康主义-齐泽克主义同那所谓的“后现代”潮流相悖的一个特征性向度。简言之,拉康主义-齐泽克主义的“ontological”层面的事物,是真实的,相对于“ontic”层面上的那“日常现实”中一切符号性的对象;后者是(符号性的)“存在”(existence),而前者则是(真实性的)“存于-外在”(ex-sistence)。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则将“ontology”一并纳入到符号性的、“实定性”(positive)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范畴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解构传统中的“ontology”,便实质上几接近于“metaphysics”(形而上学)。与德里达主义相反,在拉康主义-齐泽克主义的哲学-精神分析传统中,“ontology”指向事物的前语言的存在(“存于-外在”),而“metaphysics”则指向事物在“现实”中存在成“什么”。“ontology”与“metaphysics”这对抗性的两者之分界岭,便正是在于这个“什么”(总是语言性的编织物)。更进一步地,拉康主义-齐泽克主义与德里达主义的“ontology”,都根本性地与“epistemology”(认识论)相连,而彼此对立之处则在于:前者的“ontology”标示了“epistemology”的根本边界;而在后者这里,“epistemology”规制了“ontology”的根本状态。本书中的“存在论”,便是拉康主义-齐泽克主义的哲学-精神分析传统中那存于-外在的“ontology”。